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亭



莎士比亚传

刘丽霞 著

艾汶河畔的天鹅

上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亨



艾汶河畔的天鹅

莎士比亚传

刘丽霞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代序

谛视大师

面对一部部历经时光的冲刷却愈益熠熠生辉的文学名著,我们是在倾听大师们的灵魂在说话。情感披覆着暮影,神秘莫测,与之交替的是宏大深邃、透彻骨髓的精神之清明;天空中时而是温暖的阳光,时而是血一般发红的深奥极光,时而是划破苍穹的电光,每一个内容封闭的文本,都为我们展现了一大片无垠的心灵世界。因而,也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我们才有望与它们有所关联。

是的,总有些东西会突破那层风尘迭就的坚硬外壳,渗入我们枯涩的心田,恰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我们为此或激奋,或忧伤,或悲怆,周身因心灵的感动和慰藉而充满了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羞惭、窒闷地感到,这片幽深悠久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肉眼是太过旷大了;那些宏大深邃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心智也实在过于缥缈晦暗,无路可循。为此,我们又陷入沉沉的迷惘和郁思之中,深感自身精神的单薄、贫弱和渺小。《哈姆雷特》、《浮士德》、《卡拉玛佐夫兄弟》、《老人与海》、《吉檀迦利》……这些千古不朽的名著在我们心头唤起的不是如上两种体验吗?

在平淡、纷乱、激荡、混沌的人生之流下面,潜藏着人生宏大深邃、神秘古奥的本质。那些最伟大的天才艺术家,也就是被人们通常称为大师的人物,仿佛上帝的灵魂附体,以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突破了人生的表层,切入到人生的最深



处,触摸到了构成人生本质的那些宏大深邃、神秘古奥的东西,然后像精灵一样,吐出了一串串神奇的秘语。由此来说,大师犹如先知。他们驾着语词的云朵,不断地从俗世的沼泽地向上升腾,升腾……终于融入太空,凝为镶嵌在天幕上的启明星,以亲切清冽的光芒照耀着大地上暗夜行路的人们。是了,万籁俱寂、空气中漾动着温润心绪的夜晚,独自倚楼凝望,清明夜空中遥远的星星,难道不正是因此每每使我们感动?

大师们因其不朽的名著而名垂千古,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他们生命燃成的璀璨火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师原也是与我们凡夫俗子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缘何他们的生命可以燃出璀璨的光华?这套丛书将会昭示——光华的闪烁不但来自天稟的优异,而更源于“痛苦”的击打。

二

揭去历史的尘封,检视大师们在沼泽地行走的足迹,我们发现,那些“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先知们的路,原是一条既在升腾中坠落又在坠落中升腾的路;那些在作品中为人类创造出了一个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艺术世界的伟大人物,其个人生活原是充满着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混乱与矛盾:浪荡与严峻,放纵与沉郁,天真幼稚与深邃博大,美的逸乐与生之痛苦,盛名远播与坎坷潦倒,激越的反叛与自由的虚无……大师们那跌宕起伏、丰厚沉实、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不唯为其令人荡气回肠的不朽杰作做了最好的注解,而且其本身原亦就是一个气韵生动、引人入胜、浪漫而又真实的故事。

造化将天才艺术家的人生雕琢成了最完美生动的艺术文本。大师们不但用笔墨描绘着五彩的人生,而且同时也用自己的骨血谱写着绚丽的艺术篇章。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生存的质地而言,大师们的确异于常人。如果说我们常人的生命过程是在时间的绵延中慢慢“氧化”,那大师们的生命存在则堪称是在充满着烈焰与浓烟的钢炉中炽炽“燃烧”。

沼泽地上大师们留下的那混乱而又矛盾的人生足迹昭示我们——他们在人性上并不比常人更完善或更完美,他们的心智上也并非比常人高超优异许多;而





精神夜空中大师们刻下的那痛苦而又曲折的升腾轨迹又分明在说——他们生命的本真和心灵的诚挚不同于常人，他们对人类绝对本质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执著求索与追寻亦不同于常人。因了前者，他们命定地具有自由、刚劲、恣肆的狂放个性，并突破了芸芸众生凭依为人生之本的伦理的人生范式；凭依后者，他们拥有了“宁愿不要百万家财，也要弄清思想”的强大意志，并超越了芸芸众生那种追求物欲“幸福”的功利之心。由此，大师们便成了内心满是焦虑不安但又极其沉雄肃穆的奇异人物，他们怀有极其原始、狂乱的生命欲求，从来不知满足，不知节制，只顾在严寒和酷热中伸手拼命朝“无限”抓去，永远在生活的沼泽地和思想的汪洋中饥渴地奔突……

是的，大师们有时也需要宁静与平和以利于工作，但却又更经常地需要痛苦和混乱来激发灵感。他们天生不可能太长久地沉浸于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更需要用强烈的感受来打破其视之为颓废与寂灭的秩序与稳定。他们似乎都从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进程是微波荡漾，而更愿涉入激流，历过险滩，降滔天洪浪，驭汹涌波涛……命运应和了他们的生命欲求，便从不让他们心安理得，绝不容他们懒惰自在，更不允许他们像常人一样步入稳定、舒适同时也乏味、平庸的“康庄小道”。它总是在他们刚刚抓住幸福的衣裾作片刻停留的陶醉之际，用其无形有力的手掌适时将他们推进燃烧的灌木荆丛，推下绝望的无底深渊。从一个漩涡被拨向另一个漩涡，由一次动荡被掷向另一次动荡，大师们那注满热情之血的生命之舟，在奔腾不息的人生变幻之河上忽高忽低，起伏不定……

因其生命逸出常规，于是贫穷、困厄、疾病、灾难排着长队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因其精神绷向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在神魔之间延伸，于是孤独、彷徨、非难、迫害以及后来的浮名虚位竞相蚕食着他们的灵魂。这些行走在布满苦难、罪恶与荒诞的大地上的圣徒，坚毅勇猛地从吞噬他们的大浪中一次次挣扎着浮出水面，劲健凌厉地跨越一道道壁障向上飙升。这些伟大的“思想的受难者”，虽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却其犹未悔仍在期求着风暴的洗礼；虽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却其念更笃仍要渴饮苦痛的佳酿；虽筢路蓝缕伤痕累累，却仍始终大笑着直面人生的惨淡，高蹈着力与美的欢歌。





三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大都是孤独的忍者。毫无疑问,大师们人格特征的首要方面便是他们的独创性;正是这种独创性及其所衍生的超前性,决定了他们常常是一些受当时社会群体排斥的人。平庸之辈总是与时代共生死,而伟大的天才虽名垂千古,却常常是屡遭时人诟病,直至后世才得到承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千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陈子昂登台一呼,喊出了多少文苑奇才的心声!在这种不无幽怨的感慨中,我们进一步看到,大师们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的见弃于群体,更在于他们不能抛弃同类。博大深厚的人类之爱是大师们的最大财富,也是他们的最大特征之一。作为人,爱使他们有合群与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咀嚼孤独,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毋宁说是他们最大的精神苦难之一。而作为艺术家,他们命定地必须在诸般痛苦之外再承当起孤独的寂寥之苦,因为孤独和忧郁是美最光辉的伴侣,也只有孤独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超越和灵魂自由。海明威 1954 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得好:“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人稠广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受孤独寂寞之苦,但他的作品却往往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非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①而茨威格在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则无不沉痛地说:“这个英雄主义的斗争,正同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的一样,是在绝望的孤独中进行的,或者说是没有大气的空间中进行的。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珂德。……谁也不能安慰他,谁也不能帮助他。为了能够独自死去,他不得不在一个凛冽的严冬逃离自己富有的家庭,而像乞丐一样倒毙在路旁。……正是那些为大家进行创作的人,反而离群索居,其中每一个都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都在为自己的信仰同时也为全人类而受苦。”^②

①《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4 页。

②茨威格:《罗曼·罗兰传》,姜其煌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6 页。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这些人类的精神领袖远非完善、完美之人,但他们的生命却也因此而获得了双倍的生动。肉身 in 沼泽地行走,灵魂在太空中飞翔,这是大师们生活与创作的基本状态。沼泽地中的现实生活的具体而又琐碎的;作为行走在沼泽地中的血肉之躯,大师们的举手投足绝非每每都包含着意义,也绝不可能没有过失。更何况“完美之人”因其“完美”而终止了发展,所以大师们甚至从来都不指望完美,而只是奋力朝“无限”奔去。大师们的道德更多的时候不是指向完善、完美和准则,而仅仅是要真实、丰富和强度。对这些显然逾越了市民道德的巨人来说,生活永远意味着轰轰烈烈的存在,经历一切,善恶皆要,并且两者都要以惊心动魄的姿态出现。他们用热忱与自我陶醉培育体内所有的萌芽,不论善恶,无论是激情或恶习,统统令他们茁壮成长。海明威一生胆大妄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时间嗜赌成癖,巴尔扎克时常露出贪财虚荣的面孔,托尔斯泰一辈子都极端傲慢、偏执、任性……而伟大的上帝般的歌德则干脆坦言声称:“我具备干一切卑贱勾当的素质。”

谛视大师,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本色的性情中人,其情感欲望的强度和深度均非一般世俗中人所能比拟和理解。大师们的情感欲望总以超前的姿态不断突破种种既定的规范和限制——不管是艺术程式意义上的规范和限制,还是世俗道德意义上的规范和限制。在生活中,艺术家特有的激情往往使他们拥有更强烈、更生动、更多变、更深刻的爱情。这种爱情,使他们的各种感官更为敏锐,各种艺术感觉更为细腻,使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兴奋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诱发出创造力的潜能。绿蒂之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朱丽叶之于雨果的诸多诗歌创作,海明威四次婚姻之后的暮年在意大利少女身上找回自己已逝的青春激情并由此形成其最后一次创作巅峰,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狂、缤纷的爱情之于其笔下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我们在大师们的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嗅到爱情的芬芳,在其不朽的艺术作品背后总都可以看到爱情的情影。这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作家蒙田所说:艺术女神缪斯到处都有爱神维纳斯陪伴;也正如大诗人歌德吟咏的诗句:“新的爱情,新的生命!”“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谛视大师,我们深深感到,时间原来是有浓度和色彩的。对常人而言阴暗幽长的时间隧道,对大师们来说显得是那样短促细密,光华灿烂!一俟他们的身心



之力竭尽极限精神再也不能翱翔飞舞,如果不是上帝自然地将他们收归而去,便是命运那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手让他们抓起枪刀,打开煤气,拿出绳索,吞下毒药……大师们的一生,用审美的眼光看,是一出崇高的悲剧;用思辨的眼光看,却是一个个空前的成就: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命运的胜利,在生命旅程的终点上,其灵魂褪去了稚嫩、狂乱、饥渴的目光,露出了真正成熟、宁静、幸福的表情。

谛视大师,我们深深感到,命运是公平的。凡是看似惩罚与考验的东西,对智者来说都是帮助;凡是让人下跪屈服的东西,才真正令诗人振作。倘是常人,早已被击垮;而那些痴顽狂热、神魂颠倒的天才,则接住劈向他们的每道闪电,将这会焚却自己的电光变成了富于灵性的巅峰感受与精神之火。我们常人逃避痛苦,于是我们的生命“氧化”成为一派平庸;大师们拥抱痛苦,于是他们的生命燃成了卓然不凡的不朽成就。在矿山的最深处,采矿人挖出了最珍贵奇异的宝石;在人生最险恶的深渊里,大师们获得了最激昂坚定的真理。生活与精神的每次颓然倾塌的轰鸣过后,尘埃落尽,人们在大师人生沉陷的豁口与溃面上,总是会发现一座严整雄峻的创作高峰。这诚如歌德所言:“在我遇有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炽炽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①

是的,大师们承担了与常人不同的命运。命运爱他们,所以让他们痛苦;痛苦锤炼了他们,他们才变得高贵而又纯洁。在命运最严酷的恩赐中,大师们凭借谦恭与天禀被造就成为可以吞纳任何灾难的巨人。他们的肉体沉沦毁损得愈甚,他们的信仰便愈发猎猎飘扬;他们承受的灾难愈深重,他们也就愈能领悟被尼采赞誉最为有益处的生活准则:热爱命运!

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最终必然便是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便是不但要接受生命的怡然春风,而更要勇敢地抗击生活的风霜雨雪。那些被生活击垮的弱者,只会喋喋不休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岂不知世上唯一公正的东西便是命运!那些成就了辉煌人生的大师,其唯一的秘密也许就是:对命运的热爱早就使他们明白——能够而且应该战胜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只是自己的懦弱;能够而且应该反叛

^①转引自《叔本华论文集》,陈晓南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的不是命运的“残酷”，而只是生活中必然会有困厄与灾难。也就是说，只有热爱命运，方可以从容面对人生，以自己的坚强与智慧，化障碍挫折为激励振作，变困厄灾难为胜利成功！

谛视大师，我们不唯在他们那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中，获得了诸多关于生活与生命、受难与救赎的诸多启迪，而且也看到了艺术创作是比发表宣言要艰辛许多的劳作，它与整个精神质地有着一种命定般的血色。在绝大多数时候，大师们的创作都是在一种比设想更为缓慢的速度中进行的。当然，这种创作过程从根本上说几乎无法用物理时间的长短来加以界定；一部作品可能写得很快，而它的产生在心理压强上却可能是远过于物理时间所能衡量的重负。是的，时间是有浓度的，它的血色较之智性的解释更为沉着。大师们的悲悯与关切拥抱着苦难的大地，灵魂由此上升，化作精神性的艺术文本。由此，我们终于明了：在每一个昭然于世的巨著文本里面，原是蕴含着那么多温情的眼泪和痛苦的微笑，那么多无望的呼唤和热情的煎熬，那么多浅薄的青睐和深沉的悔恨，那么多失常的心理和分裂的意识，那么多奇妙的快乐和神秘的启示……

四

由以上谛视大师的诸多感触中，便有了这套丛书写作创意的明确设定。

一般来说，作家传记的写法有如下几种：一是大量占有资料，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叙述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详细可靠的作家生活和创作的资料；二是系统分析作家的作品，描述作家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其成败得失；三是在对作家生平的一般性叙述的基础上，重点抓住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进行深度挖掘，或者验证某种理论，或者在作家研究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四是在作家生活的基础上选择或演绎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进行道德训诫或文化传播；五是以虚构与杜撰为主的外传、别传等。

我们这套“世界十大文学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因为我们并不想机械地堆砌和拼凑大师们的生平资料或私人履历，也不是在对其作品进行学院式的简单归纳或枯燥评析；既不要虚构与杜撰，更不想验证或演绎。我们所要做的，仅





仅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挖掘每一笼罩着荣誉光环的方尖碑下的生命的沉积,感受真正的生命中炽热的血液的流淌,倾听精神升华的瞬间灵与肉断裂的声音,寻找低处的肉身与高处的精神、生活的晦暗与理想的光辉、深渊的体验与至高的荣誉的对位,体味瞬间的升华绝非凭空的升腾而只有在沼泽地里才蕴蓄着升腾的力量。

显然,这是一套以作家的人格为中心的传记丛书。作家的人格,既表现在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作家的理想追求、精神气度、个性气质、性情旨趣、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都是作家人格的外化,也正是我们在明晰地勾勒描述大师们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全貌的同时,竭力要准确捕捉并细致描绘加以凸现的核心内容。

此外,对作家创作心态的描述,无疑也是我们在这套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着意突出的一个方面。作家心态学或文人心态史,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学研究新领域;作为一种思辨色彩较强的宏观研究,它关注的显然是群体或时代的作家、文人心态。然而,这种宏观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微观研究为前提,而微观研究正是作家传记的长处和优势。毋庸置疑,既然作家的天职便是文学创作,那么阐释作家的重要作品、描述作家的创作道路、分析其成败得失、评价其文学贡献,便是任何严肃的作家传记都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这套丛书在写作主旨上,明确提出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应力戒通行的那种“评传”式的八股文文风,不要把作品当作一个封闭的客体文本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路子上独断撒野,而要求将作品看做是作家心灵主体性的表现,多对作家在重要作品构思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做深入的探索和细致的描述。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是一个谜”;凌驾于尘世重重痛苦之上,以狂放恣肆的个性和博大深邃的思想突入谜窟探究人性本质及人生终极价值的大师们,堪称是谜中之谜。道路幽暗,我们举着由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求真意志点燃的精神火把,斗胆进入大师们的内心世界,尽管每走一步都凝神运思,小心翼翼,但说不定最终





还是难免误入歧途。大师们与存在的一切奥秘关联实在太深，他们的世界立足于生存与死亡之间，悬置于五彩缤纷的梦幻与燃烧着的明晰现实之间；他们每一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口幽幽的深井朝下通往尘世的疯狂深渊，而头上则又飘逸着一抹神秘的精神云朵联结着清明的天堂彼岸。几乎没有道路能通往他们精神的尽头，没有径渠能抵达他们内心的最低点；景慕之情使我们向他们靠近，而切近的凝眸却又使我们对这些有着远古英雄气概的巨人顿生敬畏。无论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多深多远，无论我们对其巨著的沉沉思辨延宕多少时日，我们总感到巨人的神魄与面容，始终呈现为一种愈发不可思议的深奥，且其递增程度恰恰便是我们用功的程度。于是，我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不由得生出良多不无痛苦的惆怅与喟叹。

然而，浮出这种痛苦、惆怅、敬畏、景慕的水面，转过身来面对现实的世界，我们马上又有另一种更为深切的忧叹——

在物欲横流的喧嚣声中，汹涌的生活之流卷裹着我们直往前“蹚”；沉陷在“生计”和“事件”的汪洋之中，每一个人都像农贸市场上的小贩，只关注着自己面前的货物，与来人口干舌燥地讨价还价……信仰凋敝，心灵荒芜，生命失却了精神的根基流落成为漂泊无依的浮萍蓬蒿。

不时，也能听得到“寻找家园”以及关于“大师”的种种聒噪，但却始终没有见到真正的大师出场……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我们的时代应该造就出真正的大师！

由是，请允许我说——

在一切都如此繁华丰裕、一切又都如此匮乏缺失的当下，在我们自己的大师到来之前，让我们将心灵的目光转向古典的夜空，在对既往大师的凭吊中，寻觅精神与神圣的相遇。

曾繁亭

于千佛山下



目 录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艾汶河畔的丑小鸭

[001] 一 袖珍名城

[003] 二 莎氏家谱

[007] 三 文法学校

[012] 四 真伪之争

[013] 五 离校之后

[015] 六 神秘婚姻

[019] 七 离家出走

❧ [023] 第二章 “暴发户式的乌鸦”

[023] 一 巨人时代

[026] 二 “大学才子”

[037] 三 初出茅庐

[049] 四 笔伐“乌鸦”

[054] 五 间吟长诗

[064] 六 加盟剧团



♫〔069〕 第三章 给天籁穿上诗句的外衣

〔069〕 一 浪漫奇遇

〔076〕 二 黄金搭档

〔083〕 三 经典爱情

〔089〕 四 多事之秋

〔092〕 五 丧子之痛

〔095〕 六 喜剧明星

〔104〕 七 时来运转

〔107〕 八 理想君王



第 1 章

艾汶河畔的丑小鸭

一 袖珍名城

1564 年的斯特拉福小城,是不列颠岛中部沃里克郡内一条活跃的商业孔道上的一个闹市。对一个小城来说,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交易时金钱的声音,似乎已是足够。但历史有时是慷慨的,稍后我们将看到,它在那一年给了这座小城一个令其不朽的人物。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16 世纪中叶的斯特拉福吧。

斯特拉福距离伦敦约 100 英里,美丽的艾汶河从其中流过,因此它的全称叫艾汶河上斯特拉福。在伊丽莎白时代,用艾汶河水酿造而成的“斯特拉福酒”畅销整个欧洲,乃至东印度。据说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饮用此酒,下笔如神,因而深得文人墨客的青睐。斯特拉福四周的田野风景如画,茂密的亚登森林从北方一直延伸到这里。每年 5 月 1 日,斯特拉福城的居民都要成群结队地到亚登森林里去纪念民间传说中的英雄罗宾汉。纪念的方式很活泼,比如在一块林中空地上表演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的英雄行为,有些民间歌手用古朴的调子述说着这位绿林豪杰的事迹:很久以前,大名鼎鼎的罗宾汉,以及他“快乐的伙伴”,出没在这片森



林中。他杀富济贫，他的箭所向无敌，百发百中……

那时，斯特拉福城约有两千居民。市民同周围农村的居民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常常市民本身就拥有田地，这说明了斯特拉福的发展有着充足的后源。在斯特拉福城里，有各种各样的特色街道，如谷物街、木材街、猪市街、羊市街。对各种农副产品原料的经营和加工促进了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如：由于牲畜繁多，皮革工业在斯特拉福极为盛行。如果有人恰好在赶集的日子路过斯特拉福，那他一定会感受到斯特拉福的热闹劲儿。四郊各地的人都涌来了，客栈和酒店家家爆满。据统计，当时斯特拉福这个拥有两千居民的小城里有 20 家客栈和酒店，也就是说，平均每 100 个居民就有一家酒店。每一家的招牌都很惹眼，极尽招徕顾客之能事。其中最出色的是“天使”、“王冠”、“熊”和“天鹅”，即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能辨认出它们来，因为招牌上就画着这些形象。

虽然酒店很多，醉酒的事也难免发生，但斯特拉福并非那种俗不可耐的小城镇。当时，有家杂志曾概括过该镇的风貌，称之为 *emporium non inelegans*^①——一座不无优雅、魅力和丰采的贸易市镇。除前面所述美丽的自然风光外，斯特拉福距伦敦不过 100 英里，与英国中部的历史名城牛津、伍斯特、沃里克、班伯里等地的交通往来也非常便利。市内的建筑也享有盛名。13 世纪建成的圣三一教堂，位于艾汶河北畔，顶部尖塔呈六角形，塔上有 10 座大钟，声洪响彻云霄。窗上有《圣经》人物故事的彩画，庭前栽有檀香树，左边十二株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右边十二株代表耶稣的十二门徒，其中一株空缺，象征叛徒犹大。除圣三一教堂外，还有庄严雄伟的圣十字互济会教堂。另外，休·克洛普顿爵士于 1490 年建造的一座相当雅致的大桥横跨在美丽的艾汶河上，夕阳西照，景色迷人。几个相距不远的古城堡也给斯特拉福平添了几分魅力。一个是从城里步行几个小时就可到达的沃里克城堡。15 世纪下半叶，在血腥的红白玫瑰战争时期，这个城堡曾是外号“国王制造者”的沃里克伯爵的府邸，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这座城堡的传说和故事。另一座城堡离斯特拉福也不远，仅 12 英里，名叫肯尼渥斯，始建于 12 世纪，后来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权势显赫的莱斯特伯爵又重建了它，并把它大大装饰了一

①此处为拉丁文。





番。巨大的城堡顶上矗立着一座塔楼，塔楼上高高飘扬着一面旗帜，上面绣着象征着族徽的莱斯特伯爵的肖像。城堡四周是一大片花园，呈阶梯状向下延伸，花园里种着各种奇花异草，喷泉里的水终年喷涌，美丽的孔雀在镀金的笼子里显示着主人的权势和地位。1575年7月，伊丽莎白女王幸临莱斯特伯爵家，莱斯特伯爵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敞开花园的大门，任人进出，在草地和湖上演出，并举行了庄严盛大的游行。在游行的队伍之中，有一群由人装扮而成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河神、牧神以及其他各种奇形怪状的神，令周围居民们大饱眼福。白天打猎，晚上，排炮齐鸣，焰火腾空，据目击者记载，40公里以外都能看到五彩缤纷的焰火的花簇。有关这座城堡的故事由对历史和考古特别感兴趣的英国著名小说家瓦特·司各特(1771-1832)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肯尼渥斯城堡》中，其中一个悲惨的故事是莱斯特妻子之死，当她被人在楼梯下找到时脖子已折断了。据说她是被人害死的，似乎女王也与这事有关。如果读者对此感兴趣，不妨去翻翻司各特那娓娓动人的小说。

斯特拉福的优雅还体现在市政委员会的职责上。市政委员会不仅规定粮食和麦酒的价格，规定成年人服装的款式，负责检查卫生，还惩处猥亵行为和在公共场合破口骂人。从古到今，都有以吵架斗嘴闻名的悍妇，斯特拉福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们充分发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聪明才智，找到了一条驯服悍妇的办法，就是把她们浸在艾汶河里，消消冲天的火气，想必这办法有一定的疗效。

通过以上的这些描述，我们大致认识了16世纪中叶的斯特拉福，但使这个小城名扬四海的远非这些，而是另外一个因素，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威廉·莎士比亚。

二 莎氏家谱

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莎氏家谱中，最早的是他的高祖。在发给莎士比亚父亲的贵族证书中曾经这样提及他：“鉴于他的忠诚而勇敢的效劳，他曾受最贤明的君王亨利八世的表彰和奖赏。”但这位高祖极可能是位子虚乌有的人物，因为当时的人们在追逐贵族头衔时，总要杜撰出一些高贵尊严的祖先来，以增加非分之想的分量，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



因此,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从莎士比亚那个农出身的祖父说起吧。既然历史早已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并屡次验证确非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说,英国文学的皇帝莎士比亚不必非要有一位高贵的祖先来作遗传学上的存在证明。

莎士比亚的祖父租种的是罗伯特·亚登 (Robert Arden) 的土地。亚登是一个家距斯特拉福 3 英里的温考特一带的贵族地主,其家族乃是一个名门望族。在英格兰还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治时期,亚登家族原姓特吉尔,而当盎格鲁撒克逊的姓氏已成了被征服者的标志时,他们就以英格兰中部大森林的名字亚登作姓。令亚登遗憾的是他没有儿子,只有 8 个女儿。不过我想,若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因为他的这一终生遗憾,而对一位文学皇帝有所泽被的话,他的遗憾会变成欣慰的。我这样说的理由是:罗伯特临终前指定幼女玛丽及另一个女儿爱丽丝作为他遗嘱的执行人,玛丽继承了她父亲的两座住宅, 50 英亩田地,并获得 6 镑 13 先令 4 便士现金,而这一切随着玛丽与约翰·莎士比亚,即威廉·莎士比亚的父亲,于 1557 年结婚之后,便都成为莎士比亚一家的财产。约翰生于 1530 年左右,早年弃农到斯特拉福学制软皮手套和其他皮饰物的手艺。我们不知道作为佃户的儿子约翰是如何打动玛丽小姐的芳心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他当初的勇气,也感谢玛丽的眼力。或许当时有人会对此门亲事大撇其嘴,或许有些长舌妇会对此事接连报道上一个月,但上帝日后的祝福是如此之大,超过了约翰和玛丽的所想所盼——他们因自己的儿子而永垂青史。

约翰从妻子手中转获岳父的遗产后,举家迁到斯特拉福。16 世纪的英国,手套制造行业非常盛行,并受《国会法案》的保护,斯特拉福手套业亦盛极一时,直到百余年后才让位于绸缎业。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经营有方的商人,他饲牧牛羊,修剪羊毛,制造羊皮手套,并屠宰牛羊,出售皮肉。此外,他还经营木材、谷物、麦芽(酿啤酒原料)等。不过,约翰一直认为制作手套是他的主要职业,因而,他总是在文件上画一个象征他职业的手套榫子,以代替签名。

由于家道殷实,经济地位日益提高,自 1557 年起,约翰·莎士比亚开始跻身于那些主持市政委员会的有声望的市民之列。最初,他被任命为检查麦酒质量的检查员,职责是检查在这种饮料里是否偷放了啤酒花。此外,他还负责监督商品面包的生产,检查面粉里是否搀进了其他杂质。1559 年他被任命为罚金仲裁,主要

